

# 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

杨文秀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总摇摇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化翻译

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8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

加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3年与1984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1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1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1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远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9个流派都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二〇〇九年 怨月 愿日于南京大学

# 目 录

Contents

<b>第一章</b>	<b>绪论</b>	轶
<b>第二章</b>	<b>语用学概述</b>	轶
	第一节摇语用学研究的起源	轶
	第二节摇语用学研究的内容	轶
	第三节摇语用学研究的意义	轶
<b>第三章</b>	<b>词典中的意义</b>	轶
	第一节摇词典意义的成分	轶
	第二节摇词典意义的来源	轶
	第三节摇词典描写意义的方式	轶
	第四节摇双语词典中的意义	轶
<b>第四章</b>	<b>语用意义与词典意义</b>	轶
	第一节摇语用意义与词典意义之间的差异	轶
	第二节摇语用意义与词典意义之间的关联	轶

<b>第五章</b>	<b>语用信息</b>	/ 页码
	第一节 语用信息概述	/ 页码
	第二节 语词(组)层面的语用信息	/ 页码
	第三节 语语句层面的语用信息	/ 页码
	第四节 语语篇层面的语用信息	/ 页码
<b>第六章</b>	<b>现行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b>	/ 页码
	第一节 语语现行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一、《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二版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三、《牛津高阶学习词典》第六版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四、《柯林斯高阶合作英语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五、《剑桥高阶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六、《麦克米伦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七、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小结	/ 页码
	第二节 语语现行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一、《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摇摇二、《(世纪版)新英汉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 页码

# 目 录

Contents

摇摇三、《英汉多功能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摇摇猿
摇摇四、《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摇摇圆
摇摇五、《现代英汉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摇摇员
摇摇六、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小结	摇摇苑
第三节摇摇两类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比较	摇摇圆
<b>第七章 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模型</b>	摇摇家
第一节摇摇语用信息模型的构想	摇摇猿
第二节摇摇语用信息模型的构建	摇摇圆
<b>第八章 结摇摇语</b>	摇摇员
参考文献	摇摇苑
后记	摇摇缘

## 第一章

# 绪摇摇论

本章介绍对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问题研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交代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课题的年轻不仅表现在语用信息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相对短暂,同时还表现在对其研究也相对薄弱。对学习词典中语用信息的研究与对词典中其他信息如词源信息、语法信息、文化信息的研究相比,尚处于幼年时期。

“语用信息”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利奇(1980)与托马斯(1983)共同为《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二版撰写的前言“语用学与词典”(1983)之中。<sup>①</sup>这份前言不仅介绍了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与实质,强调了语用信息对外语学习者的重要性,而且初步分析了语用信息的组成成分。

朗文第二版不仅在宏观结构中从理论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这个问题,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致力于在微观结构中挖掘潜力,创造多种方式提供语用信息。自此,语用信息愈来愈受到后来学习词典的关注。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以《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1995)、《牛津高阶学习词典》第六版(1999)、《柯林斯高阶合作英语学习词典》(1996)、《剑桥高阶学习词典》(1998)、《麦克米伦高阶英语学习词典》(1999)为代表的五大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中所提供的语用信息愈来愈丰富,反映语用信息的方式也愈来愈多样化(见本文第六章)。<sup>②</sup>虽然在反映语用信息方面尚存不足,但它们对语用学与词典之间的关系或语用信息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而且其中所提供的语用信息从(词组)层面发展到语篇层面,提供语用信息的方式从微观结构发展到宏观结构。在微观结构中,在内词条选

①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二版发行于1980年,简称为朗文第二版。

② 该五部词典在本书中分别简称为朗文第四版、牛津第六版、柯林斯第四版、剑桥词典与麦克米伦词典。前四部均发行于1995年,麦克米伦词典发行于1999年。

取、释义、注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或改进。

如果说在早期的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中,语用信息的概念尚未正式提出,语用信息的某些成分还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那么,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语用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用信息的概念不仅在理论上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而且在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编纂实践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在英语单语学习词典愈来愈重视语用信息的背景下,我们的英汉学习词典作为中国学习者常使用的学习工具,对语用信息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呢?本文通过对《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世纪版)新英汉词典》<sup>①</sup>、《英汉多功能词典》、《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现代英汉词典》的分析(本文第六章),发现英汉学习词典在语用信息问题上存在如下特点:一、除了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与《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的前页中一笔带过之外,尚未专门、正式提出语用信息问题,也未提出语用学与词典之间的关系问题;二、词典中所反映的语用信息主要停留在(词组)层面,对语句、语篇层面的语用信息涉及不多;三、反映语用信息的方式仅限于微观结构之中,宏观结构中几乎没有涉及。由此可见,我国的英汉学习词典虽比英语单语学习词典提早发行三十年,<sup>②</sup>但对语用信息的重视程度却不如英语单语学习词典。

这个现象是否因为我国的英语学习者不需要语用信息呢?来自英语教学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回答。研究表明:我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存在严重的语用失误,他们迫切需要语用知识方面的指导。<sup>③</sup>作为学习者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的学习工具,提供语用信息已成为学习词典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从词典编纂与发行的角度来看,虽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英汉学习词典的发行数目逐年增长,近些年已呈现出飞跃

① 《(世纪版)新英汉词典》在本文中有时被简称为《新英汉词典》。

② 杨文秀:“二十世纪英汉学习词典回眸”《外语研究》1999(4)页。

③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第100页。

